

乾隆杭州府志

杭州府志卷四十

水利 一 府城河

六井開而水利興順就下之性瀦深爲湖導民者所爲善  
因其勢也李垂導河書謂南方水緩故民受其利北方水  
湍激故易致患今杭州濱江帶海衝溢是虞而苕溪挾衆  
灘而下勢若建瓴又豈得謂其懦易狎哉昔人開西湖之  
議濬南湖之策推而行之是在因時而通變矣

府

城內河

按杭城舊有四河曰鹽橋河曰茅山河曰市河曰清湖

河元末改拓東城規菜市河于城內而茅山就湮鹽橋  
茅山河宋時皆稱運河今稱鹽橋河曰大河市河曰小  
河清湖河曰西河其規千駐防城內者亦曰營河菜市  
河稱曰東河亦曰東運河明人又以鹽橋等三河爲上  
河菜市河及城外上塘河爲中河

宋

元豐三年杭州奉詔賜米開運河淺澱

通鑑長編

元祐四

年知杭州蘇軾濬茅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  
堰牖以時啟塞初唐刺史白居易引西湖水入運河復引  
溉田千頃至是西湖葑積而運河失湖水之利專取給于  
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濬爲市井大患軾濬二

河民獲其利

宋史河渠志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列

奉郎知杭州蘇軾狀中軾于熙寧中通判杭州訪聞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

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閘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訥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聚寨

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于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

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地倒成邱阜積雨蕩漚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苦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

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

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關日納潮水泥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口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

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邱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雖壘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

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

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旣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

水不令走下自天蔭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于江湖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滯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歲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隄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于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剗刷得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葑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以來開河未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湖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川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

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  
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碧波亭下東合茅山  
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  
二河合于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于銓轄司前創置  
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  
河出天宗門候一雨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  
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搖撥之患而茅山河  
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洶而  
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  
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  
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  
低茅山河底四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  
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  
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  
輸此最可惜宜于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  
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洪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  
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  
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  
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  
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

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闢闢曲折之間多作石  
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  
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  
縣事黃俱相度可否及卒僚吏躬親驗視一皆如堅言  
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與工開導及作堰閘且以  
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  
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  
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  
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湖面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  
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  
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  
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  
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  
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  
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  
自太守鄭公議以來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  
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菱葑壯猛雖盡力  
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  
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流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  
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菱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

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稍不除治致生菱葑卽許人割賃但使人戶常憂刻奪自然用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顧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肇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于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紹興三年十一月宰臣奏開修運河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于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爲害甚大時方威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于畚鍤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浮言何恤



焉

宋史河渠志

四年起發近郡廂軍開修運河運判馬承家等

因奏申嚴填塞之禁自是以來爲守者率以時察視惟謹

咸淳志

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

堙塞以通往來舟楫

宋史河渠志

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

支流于城內外舟楫往來爲利甚溥歲久淤塞民頗病之  
頃由陛對嘗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  
也至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于舟船者百  
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耳非盡城中之河也臣再  
行講究更不調夫乞刷那兩浙諸州壯城及廂兵共千人  
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

塞矣從之

咸淳志

十六年五月壬申濬運河

宋史高宗紀

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已先措置比梅家橋仁和倉橋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于望仙橋城外保安牘兩頭作壩卽于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二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訖工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

河道復通公私爲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淦出公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

宋史河渠志

乾道中大浚治城內外河凡六千二百五十丈又置巡河舖屋三十所撩河船三十隻

咸淳志

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欲于通江橋置板牕遇城中河水淺涸啟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牕板聽舟楫往還爲便

宋史河渠志

清湖河疏

引西湖水雖潮汛所不到亦以淤塞相習工力不時隄圯水涸咸淳六年朝廷命安撫潛說友開修一自斷河至清

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尺一自觀橋西至楊四姑橋凡二千三百三十五尺浚拓築補鍵以堅木甃以巨石徑術坦夷人行砥上斷河地連吳山每大雨流潦挾草壤雜至乃卽其處穿海子口深三丈餘置鐵牕櫺以釀之使浮穢不入于海置澄水閘以限之使惡流不入于河人家濯清挹潔與濱湖無異續有旨宗陽宮前沿河併行修築凡二百七十七丈復卽和寧門外河之上流開洶爲積水計自登平橋至六部橋凡四十丈置水閘闢水門工役視諸河有加清湖河而下安撫趙與植接續浚築至衆安橋

咸淳志

元至正六年達實特穆爾爲行省平章疏浚運河

成化舊志

蘇天爵浚治杭州河渠記至正六年十月浙江行中書省始命浚治杭州郡城河渠明年二月卒事于是河流環合舟航經行商旅由遠而至食貨之價不翔湧雅髦莫不皆喜公私咸以爲利矣又明年冬天爵承命參預省政幕府與林請紀其事杭州爲東南一大都會山川之雄跨吳越閩浙之遠土貢之賦兼荆廣川蜀之饒郡西爲湖昔人釀渠引水入城聯絡巷陌凡民之居前通閩閩後達河渠舟帆之往來有無之貿易皆以河爲利或時填淤居者行者胥以爲病歲在乙酉天子念東南貢賦之煩勞閭民生之凋弊詔命國王丞相江浙省事又命翰林學士承旨達實特穆爾爲平章政事會未數月百度修舉乃詢民之利病衆以河渠不治爲言丞相咨于官箴而允合謀于憲府而僉同平章總其事于上檢校官李益杭州路總管趙璉董其役于下又以孫曹十餘人分治其工南起龍山北至猪園壩延袤三十餘里郡中郭外支流二十餘里共深三尺廣仍其舊悉導湖水注之爲役四萬二千五百工用鈔八萬五千貫復慮上出塗泥值雨入河命諸寺載而積之江汧又新木閘者四石梁者一其經營謀畫皆出平章公心計指授鈔則鹽漕備風濤所儲工則儼諸傭保公治事少暇親行河上以撫慰之以故人忘其勞事克以集嘗聞

治水者當行其所無事則鑽用有成而幽芥滅裂之徒或者力欲僥倖覲一時之功未有不爲民患者也况夫杭州後治河渠之事幸輔謀猷之賢任人嚴謹作事周密誠足以爲後世法故備述之俾來者尚不廢前人之功永爲一方之利也歟

明 成化十一年浙江布政使寧良按察司副使楊瑄僉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之一宜因其舊跡疏浚爲河構石爲橋以通湖水外置一閘以時啟閉以禦橫流庶水利可復鎮守浙江太監李義上其議其事得行民頗利焉

明實錄

十二年湧金門北創開水門導西湖水自柳洲寺後入城由曲阜橋達城河門深四丈五尺濶七尺高九尺置鐵牕櫺障隔內外門內外各爲橋上並濶一丈下

澗視水門而高則減二尺外橋下又爲板閘以防暴溢

成化

舊志

嘉靖元年久晴無雨河渠枯涸有司行勘郡城內外開通

河道

萬歷舊志

自正德十六年秋至嘉靖元年春無雨官府因

枯涸之際開城內外河但疏濬之法當于下流用功今委

官不得其法却令民處處一時挑掘人夫俱立水中撈土

或有用桶挽水者空費人力開掘不深終于無益

武林紀事沈

守正運河議畧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轉展通注皆受西湖之水水道入城一由湧金水門一由湧金陸門之下由清波門流福溝經府縣之南過運司及織染局合并于曲阜橋外南至藩司之左華光廟後北至八字橋又分之爲二一西由五道前過車橋曹將軍廟等橋出武林水門止于清湖等閘一北由張中丞江學士門首出衆安

橋外又分而爲二往南則由千勝廟等橋逆流而上至清  
冷橋迤東入新宮橋運河過通江橋直出風山水門越江南  
新海月等橋抵浙江驛之南龍山開而止溢則流出于江  
一分入軍門前過軍橋而東越保安等橋出候潮水門至  
永昌會安二壩而止往北則由度生橋貢院西橋天水門等  
橋順流而下亦出武林水門會安壩內有清涼柳林二閘洩  
流入五里塘東新關李王塘一帶至海寧長安壩而止南則  
汭流入艮山水門上至鹽院東首斷河頭而止是曰中河  
總上河中河諸壩開之水溢而下流舟楫四通東至于海  
北達京師是曰下河三河除下河無容議外中河沈塘灣  
一帶每遇亢旱輒成龜坼究其病根中河受沙河之水而  
沙河實受上河所洩之水惟上河通湖之脉不濬故中河  
受委之流易枯此其病亦在源而不在委也至于上河亦  
自有源有委湧金水門與湧金陸門清波流福溝入城三  
處湖水此諸河之源也城中諸支河湖水之委也由鳳山  
水門直抵武林水門大運河又諸支河之委也議者急運  
河而緩支河大急支河而不思深廣湧金水門之水是急  
委而畧源非探本之論也查湧金水門開自成化十一年  
左布政使甯良丈尺與入字橋泉安橋諸河等舟楫流通



民賴其利嘉靖乙卯倭變防守始以石欄阻之今爲民居  
佔蝕僅同溝洫誠得發憤開通一如舊制則湖水大注于  
支河則支河不壅支河不壅則運河可不煩開濬而自成  
深廣所以然者運河身原足受水又南北商船日夜鱗  
次此豪強所不敢侵亦穢草所不能塞所以時見涸竭者  
支河之水無源故耳支河之水無源者湖水不得大進故  
耳蓋今日之病不患無河獨患無水不患河之不能受獨  
患河之不能通若不議開湧金水門而徒事荷鍤一二年  
間又見其復塞也已

國朝

康熙二十三年錢塘裘炳泓具呈請開城河

浙江通志  
林璐兩

浙省城河道通塞圖記康熙癸亥初夏錢唐布衣裘君炳  
泓繪杭郡水利圖既成請記于余裘君之言曰杭首郡爲  
浙省會大海障其東錢江蔽其南聖湖翼其西郭內烟火  
數十萬家而分衢跨橋利濟斯民實賴聖湖之水濬洄貫  
注分支導流潤神阜而稱沃野炳泓不佞嘗搜討舊聞及  
故老所傳說自幼至今目會親覩者河流通塞不啻霄壤  
今考水之發源由西湖湧金門外三義橋入城城內軍將  
橋義烏橋折而東南爲白蓮橋直流通至西新橋爲藩司之

左復折而西自三橋址歷兩橋折而南歷五橋至西南府治宣化橋俗曰喚來橋西接碧蓮第至清波門流福溝爲府治之右從白蓮橋北流進滿營由處水方橋歷五橋折而西北流又歷五橋至上監橋出滿營爲臬司之右于是由下監橋北稍折而東歷七橋至洗馬橋出武林水門歷三橋至清河關而止此水北出之勢也由洗馬橋折而東向爲小新橋南流歷十八橋至通江橋爲撫治之右再歷四橋出正陽水門歷十二橋至上龍山關而止于是又由通江橋南折而東歷四橋出侯潮水門此水東南分出之勢也正陽門外南則由利濟橋歷南駕會橋至下龍山關東北則由普濟橋與侯潮門外之水合流至永昌壩自東而南則四板關之水遠至上宜橋又北而東南則蔡湖橋之水直至觀音塘西流至太平水門入城至新壩落水于橫河橋止外蔡湖橋直北至西會安壩落水此中河也水勢有三一則進艮山水門南至城內斷河頭一則又趨西由得勝壩至石灰壩一則由東新關而東至臨平長安海海而止此水之出而復入折而分注外邑之勢也請得言其淤者向也流福溝之水從清波門隙入迎湧金門水相濟相通今自三橋址至清波門盡塞約至二里出滿營井字樓至泉安橋大街塞約半里北教場橋至迴龍橋出觀

橋塞約二里觀橋之側清遠橋上南直至新宮橋塞約五里賽西湖至貢院東橋由西北至梅家橋塞約二里請得言其淺者湧金發源至三橋址出滿洲城至洗馬橋約十里烈帝廟橋至清遠橋約三里武林水門曲折至正陽門約十二里向之塞者亦由淺始塞者愈高則淺者亦漸塞城郭之有水道猶人身之有血脉也血脉不通則疾病生水道不通則會城多火災生聚不常未必不由此夫湧金發源水高城內五六尺故建兩關以蓄之清河一闊洩湧金之流者也由菜市河量度發源之水已高一丈四尺勢如建瓴今也盡去湧金重關以進水增清河兩板以留水需雨驟至故府治多水清河坊多水織造府街多水滿營多水梟司東西街多水貢院多水此河道阻塞之源委也在昔形家者言湧金之水入城出武林水門匯于諸園壩與侯潮門外之水注于會安壩鎖會城之勢爲一合城內流福溝至三橋址爲一合衆安橋至望仙橋穿官爲一合觀橋至臙脂橋爲一合平安橋梅家橋梅東高橋臙脂橋倉橋五橋環峙如梅花爲一合正陽門外至普濟橋爲一合合者猶人情之相盼也今室不相通形雖合而情相隔于卦爲睽睽遇蹇必解歷年既久意者其在今日乎林子驟然而笑曰君以布衣提一葯囊餬口恐不給不憚循行

咨訪歷十餘年而圖成陳情當事凡百有餘牘自貴至賤未有不非而笑之者而君終不能已嗚呼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自古舉大衆興大役必有一代偉人卓識而濟之以斷慮遠而審之也確不撓物議不恃苟安則其事乃成紹興三江閘餘杭南湖壩功在東南利在百世豈伊異人手鳩工用財運泥委積君必有兼以善其後僕謹述君之言使覽者披圖以觀記復按記以考圖知君之空言終有濟也是爲記 裴炳泓請開河呈杭城襟江帶湖環

朝鼎

建以來四十餘年祝融爲災百有餘次今欲除火患莫若

興水利復古制開河道以北方之水制南方之火則歲歲頓熄所謂離火炎炎全憑水制者也且杭城全藉西湖之水達城內之河上通江干下通吳墅昔唐宋諸賢濬西湖開六井築江塘作閘壩通接一城水脉百世而下尙嘉賴之今者城內河道日就淤塞殆三百餘年矣其弊在去湧金門外之閘而增新河閘閘板蓋諸商因水淺運艱是以受水處反去其閘洩水處反加其板以致省城之中遇旱魃則汚穢不堪逢雨雪則街道成河使窮民咸蒸濕成疫痢而奸惡勢豪之徒務便一己之私言及開通河道輒以勞民傷財爲辭而止夫民有疾苦上官恤之若河道開通

不惟水火之患可除亦且萬民樂業利賴無窮矣炳泓以十五年之積慮繪成河圖幸蒙福星蒞浙救民水火挽回氣運爲此備呈圖記伏乞  
府電輿情實行開濬云云二十四年巡撫都察院趙士麟

力主開濬城河首倡損貲紳士商民踴躍樂助遂委令嘉興府同知孫明忠開濬正陽門外河道杭州府通判宋德深自清河開至鹽橋河自武林門內破倉橋開至大河口自梅家橋開至過軍橋紹興府通判王玘自廻龍橋開至中宮橋嚴州府通判王嘉相自候潮水門開至過軍橋自武林水門開至破倉橋湖州府通判祝鍾澤自教場橋開至杜子橋寧紹分司范景賢自正陽門外開至鐵佛寺橋溫台分司張令甲自湧金門外開至清波門外安吉州

州同王世勲自梅東高橋開至鹽橋自破倉橋開至貢院  
東橋河道濶狹并各橋塊悉照舊址開濬深濶兩岸河漕  
甃築堅完每橋建立石碑一座嚴禁居民淘夫傾潑汙泥

自起工至迄工僅六閱月

舊志 邵遠平濬河記越爲東

百貨之所儲集號稱繁盛乃者物力凋耗民俗鼎沸融風  
數起說者謂城河淤塞實使之然蓋城枕吳山之麓舊引  
西湖水注爲清渠濬河縱橫經絡開閘舟楫灌漑之利于  
是焉資唐李泌白居易宋蘇軾守茲土皆加意疏導功德  
于民民迄今肖像孤山祀之沿元迨明寔廢不治成化後  
屢議開濬輒格不果行久之故道盡失塞爲衝衢占爲廬  
舍斷溝腐水曾不容刀濁垢傾蒸無所宣洩譬之人身血  
脉膠戾心腹痼結而欲求不病無是理也

國朝以來名公卿良有司究心水利者往往而有而役大費繁  
相顧澀縮歲甲子都御史河陽趙公奉  
命來撫浙既下車數延見吏民詢疾苦杭之人以濬河告公博  
謀寮屬及薦紳耆老衆志僉同顧規畫方畧言人人殊公

內斷于心獨秉成算謂費雖鉅勿遽勸輸也當以私財倡  
役雖衆勿輕煩民也當以善值募首捐棄金二千檄紹府  
別駕王珣俶工于廻龍橋因民之便乘時之隙厚其備給  
貧民趨役者如鶩甫旬日著有成效自是公私樂輸費用  
大集公乃畫界程工簡屬之廉能者分董之復時時巾車  
小艇往來河干或竟日周行泥淖中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如是者凡六閱月其已塞而全疏者起清波門三橋址歷  
廻龍衆安橋以南循中宮橋又西北循梅家橋凡十二里  
以丈計者一千四百四十有奇其流淺而加濬者起湧金  
水門歷洗馬橋烈帝廟北循武林門南抵正陽門又南抵  
南新闢凡二十五里以丈計者三千一百有奇費白金以  
兩計者凡二萬有餘役以工計者凡二十餘萬始于康熙  
甲子十一月二十三日記工乙丑六月十五日于是梗塞  
既去清流徐來而又引繩以正其址甃石以固其岸設官  
艇受糞除以棄其惡立碑石禁填淤以著其罰頓使三百  
年久湮之美利一旦盡復而我杭人如鯁得吐如痺得仁  
欣然有樂生之漸相與忭舞言曰惟我公不避重難克興  
大利深慮曲算如處家事糜財鉅萬而沛若有餘役夫半  
載而寂若無事非仁且勇能乎哉是不可無紀爰相與  
勒石于孤山之陽以垂公澤于久遠且欲後有所考俾

茲土者相繼勿壞以爲吾杭民永利其辭曰杭爲奧區襟  
江帶湖生齒百萬填城以居如何交渠勿鑿勿疏血液勿  
滲榮衛乃枯豈無仁人興言工作經費不訾中議而却  
皇命趙公撫綏南土粥斯續斯澤以膏雨乃協僉謀美利斯舉  
畚鍤如雲子來恐後人無饑勞役不淹久黎庶謳吟烝徒  
作舞昔也罍瓶十里待水今也洋洋溉汲極底昔也負擔  
重繭不休今也方舟徜徉中流濁滓勿滌疾病侵尋今潔  
而甘土高水深勺水不儲祝融屢塌今貫清泉有備無患  
公之經綸來者是視唐宋三賢得公而四河水淪連吐瀉  
留清有穹者碑有巖者亭公名並峙永千億齡沈珩開  
河碑記畧康熙二十三年中丞河陽趙公來撫浙公旣蒞  
事所以奉揚

皇上嘉與斯民德意甚勤懇與廢舉墜百度咸飭乃巡視城內  
外形勢之便察閭閻枯腴燥濕之宜按陰陽五行水火劑  
量之數討驗千百年以來水泉通塞利病之故轍于是太  
息而起曰杭何以聚民曰三河三河何以受源曰西湖西  
湖何以委達曰支河支河者源與委之命脈關絡而支河  
之疏之塞者民聚散苑枯所從分也其函下教議治河議  
既定以來歲之正月工始興至本年六月而工竣舉其塞  
且疏者若三橋址循清波門若衆安橋若廻龍橋循觀橋



若清遠橋南循中宮橋若貢院東橋西北循梅家橋以二  
 十里舉其淺且濬者若湧金水門循洗馬橋若烈帝廟循  
 清遠橋若武林門折循正陽門以二十五里統其爲疏爲  
 濬諸支河運河具按故準測而下浚之以丈其延袤盤旋  
 而濬注者以四五十里工所環亘之門若正陽若艮山若  
 候潮舉其數九工所綿絡之橋若壩若閘若館若驛若關  
 若官署若塘舉其數百有奇計役徒若干工計分曹監視  
 之官若干員計餼錢稿資糗糧芻茭畚鍤構植之費若干  
 兩嗚呼斯不亦事鉅而心勞矣哉杭之紳士婦稚咸德公  
 千百世之利而請予紀其事以傳于後予惟自古賢達之  
 設施于天下所擘畫舉置有什世之利有千百世之利有  
 發慮兆謀以規千百世之利而成礪倚伏不出乎十百年  
 之利而止我公學術精神所撫浙之肇畫舉置事有千  
 百世之量而所經理支運河以宅此民也鑿鑿非唐宋明  
 以來賢刺史諸公所及者夫今日之計有前之所贏而今  
 之所詘者其難有三有前易以贏而今易以仍者其患有  
 五曷言乎前贏而今詘也唐宋所經理湖治多河治少然  
 元祐開濬有額斛常平一萬餘石貫募民得十萬工今愈  
 庾安所絲粟請發也其難一明正德間斥毀占塞田蕩三  
 千餘畝規竊者生怨然特湖陂葦莽閒曠之區而今所佔

塞乃衝巷堯連鞏飛力家強門之所長子係其中者也其  
難二昔之民撲霄使役徒給散力同不忍散今之民偷吏  
緣爲奸徒不盡力軍門嚴重非麾輶饒吹導騎不以出問  
日月出安能縷竿而髮數其難三公不請帑不煩民身率  
諸司郡邑吏指俸稟齎膳衣以資之而所以下教風勸其  
估蝕者使自愧而還諸官罔所怨即寒霜暑敵悉屏故所  
嚴重之儀日昇小藍輿而周乎卒徒之間相慰勞人入威  
勉願盡心力之數者惟主以誠決以斷先以身故大工成  
而民若不知天下事安足爲公難者乎又曷言乎昔易窳  
今易仍也河導以湧金水門也石欄設則上流壅也石欄  
撤則驟水浸也壩開之曲防也居民朝磔暮箕以河爲旣  
脫也澱淤之無所委輸畔岸之無所束截也是故春投錨  
而秋坻墳也所謂五患備者也公攬羣策酌永制閘水門  
以時啓閉焉其疎者澱淤者之必載以出官設禁而著令  
焉畔岸之對登以石如繩引如斧削焉于是五患者悉去  
管之歲者堅仍者革矣河受源者充然而達委者沛然矣  
閘閘之枯腴燥濕宜矣水火之劑量得數矣生氣發皇而  
形勢便矣採山通舶轉般江門息夫肩也荆糧吳稻溢川  
衍坊均取携也抑備緡養民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輿  
梁翼起流餘艤也源泉活活風氣融融寤寤達生利用曷

碑述也其思周其制密其防曲以峻雖欲不爲千百世之利其孰從而敗之東南春夏之會雨盈漲暴自役之興閏八月罔疾風育雨夫不塗潦渠不漫流工櫛力比爰底速成非公精誠所感格乎或按西漢郡國守相能以惠義識畧博利導疏溝瀆保乂于民如召信臣之爲南陽河南不概見也至若唐朱明以來諸賢達經理于杭之河皆際天下盛時名公卿大夫得寬然于文法之外以布其謀猷况我

皇上功化邁古所冀宜乎方國之業者焯焯若是非知人善任豈易致哉然則杭之食利于此河固千載一時已予因書其本末如此其時藩臬諸臺及杭郡侯綏德馬公甫蒞治勞績有加而郡倅婺源朱公勦理厥成其偉咸有功德于河例當書予復系之以歌曰江之水入于河渥南濁濁翻爲波開閘飲之生百瘼前鄴侯兮後東坡墳濁寶清旋逐迤邐右一閘湖之水疏于門城閘濬注川光歡連雲甲第長子孫箕與礫兮廣與園虫出焦爛誰爲援右二閘行人天人繡袞兮作鎮煌煌智周萬物兮綱提口張政修五行兮水德順常身碑瘁兮百族昌于萬斯年兮氓難忘

右三閘  
四十四年織造孫文成啟湧金水門引水入城內河

廣五尺深八尺至三橋轉南又折而東至織造府前而止  
備

聖駕南巡

御舟出入焉五十四年布政司段志熙捐俸挑浚鹽橋河自正陽

門至北關門清河關止淤塞盡去

錢塘縣志

五十七年巡撫朱

軾委錢塘縣知縣魏嶸領工部銀二百五十七兩零開濬  
斷河頭至淳祐橋教化街口一帶河道四百七十七丈

雍正二年

詔興水利總督覺羅滿保巡撫黃叔琳確勘會題

臣

等會看得杭

州城內之河共有數道一爲中河一爲東河一爲小河而

小河又有中西北之分前人設筭鑿溝引西湖之水自湧金水門及流福溝入城北出武林水門南出正陽水門東南出候潮水門復由正陽候潮門外合流而趨永昌壩以供南樵之抽分通北樵之商貨再進而入清泰水門以通東路之糧食場竈之鹽船其曲折出入凡三十里然後由桃花港響水閘會流于上下兩塘河以灌溉田畝是城河正所以通西湖之血脉利益商民者無限倘城河淤塞則湖水無由出入今當相其淺處酌量開濬庶水利漸可興復以祈仰副

皇上勤恤民隱之至意工部以應如所題覆奏奉

旨依議隨委府縣公估開濬公費擇日開濬東自斷河頭起至艮  
山門外止計長八里中斷河頭至淳祐橋計三里河身極  
狹共開四百六十六丈一尺中河自鳳山水門起至武林  
水門計長一十里內有淤淺沙灘共開一千六百二十八  
丈二尺中小河自新宮橋起至廻龍橋計六里清波門弔  
橋起至府學前運司河止通江橋起至保安橋止淤淺處  
共開一千九百一十六丈九尺湧金水門內起至營河內  
水洞門至井亭橋北轉至八字橋小西河一帶共開二千  
六百餘丈同時兼濬西湖越兩載而工竣五年二月巡撫  
李衛委寧紹分司徐有緯疏濬城河自織造府西轅門起

至三橋關帝廟止一百二十丈并濬城河河道九年總督  
李衛委同知鄂善等動給鹽務節省銀三千兩開濬城內  
營河以便各縣南糧達于滿城倉廩

浙江  
通志

乾隆三十六年候選知府許承基創議捐貲合衆磋商許  
福謙等呈請鹽驛水利道徐恕開濬城內諸河鹽驛道備  
由申請于巡撫富勒渾卽轉委許承基經理其事始工于  
是年冬十一月越明年春三月告成爲費以兩計者九千  
五百有奇河以丈計者七千三百有奇凡城內大小經河  
以及支岐小港負郭委輸之所無不開除深朗所開段落  
詳富勒渾碑記中

檣案 富勒渾重濬會城各河記浙東  
西十一郡半稱澤國而杭州爲附省之

首郡左江右湖水利攸繫甚鉅錢塘江則築塘以捍之而不使溢入西湖則建牖以引注之而灌輸于城中大小河以分達于城外上下兩塘河灌田疇通舟楫咸取資焉是城河之通塞所關于民生之利病匪淺鮮也自宋迄明屢浚屢淤宋史河渠志內載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由來已久

國朝

康熙二十四年前撫軍河陽趙公雍正四年前制府彭城

命撫

浙咨為民生休戚稔知城河之亟需疏浚微行飭議未及舉行今鹽驛道觀察徐君據磋商許福謙等申請合力捐貲以襄鉅工詢之首事知卽候銓知府許君承基也生平

天聽

今又樂輸不倦隨委綜理其事復遴選勤能之三商方一

元金日新許兆副之是役也經始于乾隆辛卯冬十一月告成于壬辰春三月為期僅閱五月共需白金九千五百兩有奇計弓長七千三百餘丈考其弓段上河自平安橋起至艮山門外施家橋止中河自鳳山門外龍山關起至武林門外清河關止小河自中宮橋起至洗馬橋止此外

毘連支河東則西橫河橋起至清泰門止又沙河上泥橋



起至化智橋止又江塘大埠金雞橋起至會龍橋止又過  
軍橋起至候潮水門止又梅家橋起至貢院東橋止西則  
中正橋起越寶浙局至營河止又廻龍橋起至觀橋止又  
環帶河起至湧金水門西湖開口止支河小港靡不疏濬  
深通清流環繞向苦田疇之熯旱者今則車戽有籍矣向  
稱舟航之膠澀者今則物價平咸矣向憂汲濁飲汚而疾癘時作  
者今則饕餮作甘渇濯得所矣洵乎城河之通塞所關民  
生之休戚匪淺鮮也觀察徐君雖司雄職政兼水利能使  
業離諸薦紳踴躍趨事必其平日之惠愛有足以鼓舞而  
激勸之者徐君可稱能舉厥職矣董其事者心存利濟不  
避勞怨辰而出盡酉而歸跋涉河干親行泥淖中畚鍤如  
雲程工授食不刻不濫故費不靡而奉功速則觀察徐君  
又可稱知人善任使矣既訖工請記于予敬惟我  
皇上惠愛元元凡水利農田有益生民之事內外臣工封章入  
告無不

勅部准行而浙省夙稱澤國頻煩

宸厪

杭城河道乃一隅之利耳過年以來若餘杭縣之南湖海  
鹽縣之永安湖均經挑培深厚足資保鄣蕭山縣之湘湖  
亦飭清理此外水利農田益民生者尚期賢觀察督率各

守令次第舉行俾蓄洩得宜旱潦有備歲慶豐收戶享盈  
寧之福以上副  
聖主南顧之殷者則予區區報効之微忱也夫

城內塘堰開壩

褚家塘

在蒲橋軍寨之北褚家故居

咸淳志下同

菜市塘

在菜市門外去城百步

湧金門堰

見蘇軾申三省狀

保安閘

在侯潮門內諸家橋西今廢

萬歷舊志

慶春壩

在慶春水門內

西湖志

慶春水門通外沙河之流

明時以東郊地僻鹽徒攔入不可禁奉旨久塞萬歷中賈  
豎欲奪會安壩曳木之利愆有司啟水門築壩于門內曰

新壩

東城雜記

城內井

唐 李泌刺杭州開鑿六井曰相國井西井方井小方井

白龜井金牛井至宋金牛井廢嘉祐中知州沈遘別開一

井曰南井杭人謂之沈公井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

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

宋史河渠志

長慶二年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捍錢塘湖復浚李泌六井

民賴其汲

唐書本傳

宋 嘉祐中知州沈遘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

公井

咸淳志

元祐四年知杭州蘇軾既濬茅山鹽橋二河復以餘力全

六井民獲其利

宋史河渠志

蘇軾錢塘六井記湖水避

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于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于是發溝易堊完緝罅漏而相國之

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于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于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闕于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扁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鬻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于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熙寧中軾爲通判親見修井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訪前修井四僧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問井復壞之由子珪曰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磬畫

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起足用永無壞  
理又于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  
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  
甘水殆徧一城軍民相慶

東坡集

紹興十九年詔郡守湯鵬舉開撩西湖穢濁及修砌六井  
陰竇水口乾道四年安撫周淙重修諸井復刻蘇東坡記

于石

咸淳志

周淙重修六井記乾道三年五月淙自兩

浙轉運使改知臨安府越明年往汧屢空經費稍裕  
乃以暇日披圖牒考風俗思與都人爲不朽之利而修井  
之役始興惟六井自熙寧五年太守陳公始改作蘇公通  
守爲記其事逮元祐五年蘇公自禁林出守是邦相距纔  
十八年而井廢壞于是改用瓦筒石槽其詳見于乞修井  
僧師號奏狀自元祐至今已八十年率多湮涸白龜池且  
爲大姓所據淙念此邦爲東南都會生齒阜繁況今輦轂

所駐四方輻輳百庶司府千乘萬騎資于水者十倍昔時  
償廢而不治豈不爲民病仰惟聖主惟民是念淳奉承德  
意不敢因循遂以六月己亥經始于惠遷井易用新石堅  
厚高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井白龜池而  
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支數百歲水脉大至  
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  
曰清湖牖井城之內外莫不足于水矣竊惟此邦懷蘇公  
之德逮今不忘旣踵公舊規再治六井因訪求熙寧間舊  
本記文刻之井上而書歲月于其後

淳祐七年安撫趙與憲奏請自湧金門至錢塘門一帶荷  
蕩正係六井水口舊爲府第占據填塞今已支錢買回先  
就此處用工更于荷蕩界至之外用石砌結疏石作牕立  
爲界限澄濾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穢不得侵使井口常潔  
咸享甘泉之利從之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更作石簡表

二千七百尺深廣倍舊外捍內錮堅縝水益大至每五十尺穴而封之以備洶浣且于水所從分之處浚海子口以澄其源井之上覆以巨石爲四穿以便民汲南爲溝以達于金文橋之河俾船水以售者取焉撤亭而新之旁爲神祠置守者使無敢汙慢又別爲溝疏惡水行于路之北所以爲井慮者備矣

咸淳志

唐宋間盛稱六井之利由江與城近民患斥鹵故也後江勢漸遠城中新開甘井日多不專藉六井故自元迄明言水利者特重開湖濬河而不及治井事

浙江通志

水口



相國井西井水口

在李相國祠前

咸淳志下並同

方井白龜池水口

在玉蓮堂北

小方井水口

在菩提寺前

沈公井水口

在豐豫門外龍王堂前分入

### 西湖

按府城西百谷之水皆滙于西湖由靈竺二澗合流出  
金沙港者爲武林泉則湖之大源也舊湖周三十餘里  
經元明間陸續侵塞今實得二十一里二分其流自溜  
水閘周貫城內四河紆廻出武林艮山二水門分入上  
下塘河溉仁和海寧田又自石函三閘注下湖河入餘

杭塘河溉錢塘田又于江漲橋滙新河德勝二壩所泄  
餘波爲北關運河之源以濟漕運記杭州水利惟此爲  
最要

唐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

田千頃

唐書本傳

白居易錢塘湖石函記錢塘湖一名

上湖北有石函南有窺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  
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  
吏二人立于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  
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  
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  
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  
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河千餘頃田無凶年  
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  
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卽還  
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卽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河隄高加數  
尺水亦隨加卽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卽更決臨平湖添注

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  
 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托或云菱菱失其利且魚  
 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菱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  
 云放湖卽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  
 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  
 前後放湖終不致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  
 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  
 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常足湖中有無稅  
 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  
 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井諸小窺非澆田時  
 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洩罪責所由卽無盜洩  
 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卽往往隄決須所由巡守爲  
 之預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卽于缺岸洩之又  
 不減兼于石函內窺洩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  
 尺爲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  
 究其由恐後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  
 又別州民詩耆老進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  
 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早出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  
 年自注今春增築錢塘  
 湖隄貯水防天旱故云

宋 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

宋史河渠志

大中祥符初郡守王濟置斗門

咸淳志

錢塘湖歲久堙塞濟

命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

于側

宋史王濟傳

慶歷元年鄭戢知杭州時錢塘湖葑土湮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戢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事聞詔本郡

歲治如戢法

鄭戢傳

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開西湖因積葑草爲隄橫跨南北

兩山林希榜曰蘇公隄行人便之因爲軾立祠隄上

宋史河渠

志時西湖葑積爲田漕河失利軾旣濬河通漕復造堰牐

以爲湖水蓄洩之限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歲取其利以備修湖杭民家有畫像飲食必

祝宋史蘇軾傳蘇軾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興廢成毀皆若有數

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

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

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

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

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

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

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

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

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

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

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湖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于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

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取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于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

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  
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  
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又申三省起請開湖事件一自來西湖  
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  
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葑深慮歲久人戶  
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  
開湖了日子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  
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賃  
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賞錢五貫文着以犯人家  
財充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開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  
界緣此積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  
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竊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賃一  
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葑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  
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葑給與人戶租佃即今  
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  
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葑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  
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有草葑即許人割賃其  
刻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葑課利錢盡送  
錢塘縣尉司收管嗣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



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違科制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衙內帶管開湖司公事常切檢點纔有菱葑卽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任檢點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檢點申吏部理爲違制

紹興九年知臨安府張澄奏請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浚湖若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置于法十九年以西湖近來穢濁堙塞詔郡守湯鵬舉措

置用工開撩增置斗門閘版量度水勢通入六井

咸淳志湯鵬

舉撩湖事宜一檢准紹興九年八月指揮許本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見管止有四十餘人今已措置撥填奏及原額蓋造寨屋舟船專一撩湖不許他役一契勘紹興九年八月指揮差錢塘縣尉兼管開湖職事臣今欲專差武臣一員知通逐時檢察庶幾積日累月開撩不致依舊堙塞一契勘西湖所種菱菱往往于湖中取泥葑夾和糞穢

包根墜種及不時澆灌穢汚給興十七年六月申明今後永不許請佃栽種今來又復重置蓮荷填塞湖港臣已遣蓮荷租課官錢並已除放訖如有違犯之人科罪追賞有官人具申朝廷取旨施行

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惟務深濶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蠲潔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人爲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菱芰因而包占增疊隄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守臣言西湖冒佃浸多葑菱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圍裹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居民不得再有圍裹從之

宋史河渠志

淳熙十二年張杓以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疏濬積年湖壅三閘六井一一修復十六年杓復以權兵部尚書再兼知臨安府時有內侍毛伯益占西湖菱池爲亭獄具責緣求免罪杓曰吾官可去法不可屈執奏論如律

咸淳志

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守趙與箴奉朝命開濬自六井至錢塘上船亭西泠橋北山第一橋蘇隄三塔南新路長橋柳洲寺前等處芟去菱荷菱蕩方得湖水如舊

稟果錄

元 元時不事濬湖沿湖四邊泥淤之處沒爲菱田荷蕩屬于豪民湖西一帶葑草蔓合侵塞湖面如野陂然

成化舊志

明 景泰七年尙書孫原貞言杭州西湖淤塞閘石毀裂

民田無灌漑之資官河亦阻塞乞勅有司興濬禁侵占以

利軍民從之

明史河渠志孫原貞請修西湖二閘奏杭

積有葑灘往往勢豪之人占據水塞不通居民不便而一應魚課累年漁戶賠納臣近閱志內載蘇軾周琮趙與憲開洛凡菱荷菱蕩悉薙去之杭民獲利過歲豪勢之徒日逐堆疊勝園包占種植菱藕蓄養魚鮮漸至湖水淺狹加之閘石毀壞時遇旱乾湖已先涸旁田既無灌漑之利而運河亦遂淤淺公私舟船往來不通近與鎮守少監阮隨詢之父老合詞陳情仍舊置閘蓄洩水利革民閘占使湖得深廣周通六井支流運河旁漑田畝且無漁戶賠課之擾已令有司勘復所占池蕩並令償官而築修二閘勢不可緩嘗與阮隨勸借賑濟之餘尙存米穀可備木石之費及時僦工俾令修築乞勅有司于農隙之時量工開濬禁止豪右不許侵占湖利則一郡軍民永遠便利矣

成化十一年秋七月工部覆奏疏浚杭州西湖許之西湖之水自唐杭州刺史李泌白居易于城西鑿渠導入城中

運河溉及仁和海寧上塘之田其利甚博宋守臣蘇軾復鑿渠九道以疏浚之後漸堙塞居民侵以爲業渠失故道田無所溉動輒告災至是浙江布政使竇良按察司副使楊瑄等僉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之一宜因其舊跡疏浚爲河構石爲橋以通湖水外置一閘時其啓閉以禦橫流庶水利可復鎮守浙江太監李義上其議其事得行民頗賴焉

明實錄

宏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堰

萬歷舊志

李旻西湖復石堰記武林諸

山之水匯爲西湖西北際山東至錢塘湧金門兩門之城下瀕湖數千百家爲塚爲園爲池以蓄魚皆湖是資窮民用釣戈網罟之類衣食于湖者不可勝計餘波所及爲六井爲清湖河達于運河城外並湖之田千頃賴以灌溉湖所

利濟如此白樂天建石函蘇子瞻築石堰所以鍾其源而  
節其流用意深矣石函之流細故曰減水一寸可溉田十  
五頃每一復時可及五十頃此蓄洩之節度而溉田之方  
矣若石堰則所堰有一定之則日夜常流其餘入于運河  
雖有霖雨暴漲不使驟溢以爲瀕湖之害無餘則蓄而流  
之且以待石函之洩函與堰不可偏廢也後之人不深維  
其意壞堰而易之以板由是守者得以爲奸漲溢乃靳而  
不啓旱則啓而竭之或因而取貨焉爲湖之病數十年于  
茲矣宏治丁巳監察御史吳君一貫巡按浙江以興利除  
害爲已任欲復其舊適安福胡君道以進士來知錢塘縣  
事遂以委之胡君詢之鄉老相與求之故迹地勢測水平  
定其高卑之準鳩工琢石不日告成瀕湖上下之人一旦  
獲享舊日之利而除其害莫不歡欣鼓舞嘆頌功德堰成  
請書其事于石以示久遠予郡人也樂爲斯民道之是爲  
記

正德三年郡守楊孟英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  
江部議報可乃于是年六月興工爲銀二萬三千六百七

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

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

嘉靖

浙江通志 楊孟瑛請開西湖奏議杭州地脉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於錢塘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枕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勝而固脉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植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壕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爲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街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籍焉唐宋以來城中之水皆藉湖水充之今甘泉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以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傾廢遂至淤塞頻年挑浚蘇軾重修堰閘截江湖不放入城而城中諸

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涸  
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閘閫貿易苦于擔  
負之勞生計日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菓之需  
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  
籍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  
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  
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  
車梁請開西湖奏畧杭州西湖周圍三十餘里專蓄水  
以溉瀕河千頃之田近年豪右侵占甚者塞而爲田築而  
爲居又欲因爲已業則于冊內捏收田稅給帖影射水既  
壅塞所仰漑田乃盡荒蕪爲害不小乞查所侵還官其報  
佃稅查給空閒田地補納湖面壅塞支帑銀可用者備工  
開濬務復舊額以利生民楊孟瑛開湖告諭先賢利民  
深宏利本特濟西湖之浸用溉上塘之田多歷歲年漸成  
堙廢比來鄉賢侍郎何公生長是邦習知成事著爲三說  
辨析百端伏蒙當道俯念地方力圖濬復予又職司水土  
敢憚劬勞重惟湖上之園池盡是豪家之封殖一旦開閘  
百口怨咨民既傷心我亦動念但今之民產本昔官湖民  
侵于官以肥家固已干紀官取于民以復舊豈謂厲民又  
惟上塘萬頃之田風仰西湖千畝之水水盡涸塞田漸荒



蕪利歸于數十家害貽于千萬井况古人留利物之澤豈今日啟生事之端幸相導以平心勿相搖于異說有以占產自首者原情免罪奏請除糧查得銅錢局及崇興崇善禪智等廢寺田以畝計者數千地以頃計者盈百動連阡陌間附城闔膏沃可耕標換如數况在昔湖田皆捏糧之稅于今清籍有新增之糧新增者至九百而有奇捏報者幾八百而不足稍加查派不費更張決不累民無患虧稅予性知執法心在利民非勢力之可移惟鬼神之是質凡我父老率爾鄉閭早爲遷移無肆頑梗

嘉靖十八年七月浙江巡按御史傅鳳翔請禁包占西湖

遏絕水利

明寶錄

四十五年九月巡按御史龐尙鵬禁占塞

西湖立石城門

萬歷舊志

天啓時縣令沈匡濟創爲清理西湖之議

錢塘縣志 沈匡濟清湖八議

西湖爲一郡靈氣攸鍾人文之秀發土田之沃肥靡不陰賴于斯取潤金水剋制火龍尤非謬說邇者視融肆虐所

在爲墟將來沾溉無資千頃失望實爲杭民剝膚之患寧止蘇公之五不可廢哉故湖之宜清不宜占宜濬不宜塞與清濬之宜速不宜遲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是斷在必清而要非可易言清斷在必濬而要非可易言濬何也與其易言清而俄清俄止何如溯其源而窮其流酌量其因革而使影射盤踞者必難遂其吞噬之謀與其易言濬而俄濬俄寢何如儲其資而計其工裁定其方畧而使積汗築壅者立可收夫廓清之績此屬卑縣管轄以內必不敢避勞怨坐視其化爲桑田也而議論欲一覓畫欲定時日欲寬錢銀欲裕弗勤始怠終弗此傳彼咻弗朝令夕改竊以爲兼茲數者始克有濟謹將一得之愚列欵上請仰候採擇參輿論之同定畫一之策庶不致策舍無成一請親勘一收佃帖一張實數一酌祠墓一審挑運一陳膚議一運積土一考工程

國朝

順治九年左布政使張儒秀立爲禁約奸民占爲私產

者勒令還官

浙江通志

朱之錫張公碑記略西湖裏湖

之帖以相搪塞湖面漸小則湖身日高公請于上憲飭令盡去其水簾旌岸其以官帖相抵搪者痛懲之于是始相

戒不  
敢犯

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浙江巡撫王然檄行杭嘉湖三府  
確查水利隨據杭州府知府張恕可詳稱杭屬錢塘縣西  
湖有湧金水門引湖水入城周流曲折歸于海寧地界湖  
北聖塘閘洩水于濠河流至新河壩其減水石堰二閘之  
水由桃花港入于餘杭縣界流于大河可資灌溉今桃花  
港淤淺約長三里應行開濬其餘西湖通水諸處皆有舊  
閘可考勸率沾利農民勤加保護疏通以資田疇其支河  
港蕩有淤淺者令及時開浚等因詳覆具題奉

旨着動正項錢糧疏濬

西湖志

雍正二年

詔興水利以杭之西湖爲民生利賴宜加疏濬

勅督查勘會議總督覺羅滿保巡撫黃叔琳確勘會題工部以應  
如所題覆奏奉

旨依議隨委府縣公估開濬工費部議動支藩庫鹽驛道王鈞以  
世受

君恩願捐貲助濬撫臣代爲題請旣奉

俞旨擇日興工照舊址開通水源凡湖中沙草淤淺之處悉疏濬  
深通其舊隄坍塌者卽將所挑沙草幫築堅固其上流沙  
土填塞于赤山埠毛家埠丁家山金沙灘四處建築石閘

以時啟閉至四年冬告成先是公估開湖銀四萬二千七百四十兩核實節省實用銀三萬七千六百餘兩存五千一百一十餘兩總督臣李衛慮歲修難繼繕疏具題置買海寧縣田一千一百畝內撥入聖因寺一百畝外餘令海

寧縣徵收解貯鹽驛道庫以供歲修勒石湖上垂諸永久  
浙江通志 覺羅滿保黃叔琳會題臣等會看得杭城地當省會負郭之縣仁和在東北錢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東則為海寧三縣田畝數萬頃賴城外上下兩塘河水灌漑而兩河水源皆自西湖流注者也水由湧金門入城紆迴環曲而出于錢塘武林艮山諸門其水出艮山門者入上塘河由臨平而達于海寧出錢塘門者由三閘而至松木塢桃花港與武林之水共注響水閘北湖墅支河與古蕩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資其利有餘之水歸入下塘河而仁和北鄉以及錢塘之下八鄉實沾蔭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槩也明季以來沙土多淤聽佃于民西湖之

源不能充裕三縣之田旱不兼旬卽憂枯槁出來舊矣我  
皇上宵旰憂勤凡利益生民之事無一不厪  
聖懷况開濬水利所關甚大等奉  
命詳慎查勘謹按西湖舊志三十餘里有先被民人占爲田蕩

于康熙三年丈入魚鱗圖冊者計四百四十二畝零又未  
經入冊者二百一十八畝此樣田蕩原屬官湖漸爲民占  
在亘寒湖心者固爲妨礙水道卽去湖較遠者亦皆阻遏  
水源况所納于官者每年僅銀三十餘兩米二十餘石卽  
田埂種植桑柘蕩內栽荷畜魚利于民者每年亦止花息  
銀四百九十三兩零其爲官民利益甚微而所損于民田  
者實不止鉅萬卽請

皇上

豁除糧額照舊志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以貽萬

世無窮之利其現存湖址二十二里有奇通計裏外湖面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畝零淤淺硬沙葑蕩共三千一百  
二十二畝應將淺涸者挑深淤塞者開濬葑除葑草以復  
故址而暢河流其次序則先裏湖而後外湖先硬土而後  
葑蕩其深淺則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勢分別挑  
濬其淤泥葑草則雇用小船搬運幫築于各舊隄之上加  
濶加高以堅隄址其保護則沿隄釘椿編竹不使淤泥坍  
入湖中裏湖各橋建閘啟閉不使沙土流入湖內如此則

西湖之水無憂涸竭而仁錢海三縣民田旱潦有備億萬  
小民受益無窮于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矣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李衛重濬西湖碑記雍正二年甲  
辰

天子詔親藩重臣循行畿輔察水利之當興治者于時奏事者  
及浙之西湖

天子曰俞咨爾封疆勤乃修理率事于官役力于民頒給稟錢  
無滋擾于百姓議成動需帑金四萬二千有奇會澤州王  
副使任兩浙轉運鹽驛使因舉濱湖事屬之副使曰民之  
亭

君之事也予受

君恩深每願有所報効請如所直獨成其事事聞  
制曰可于是命有司集民夫聚靡舫舨舨者汰去之泉之壅者疏決之

力資生動以萬計凡沙之澦者汰去之泉之壅者疏決之  
葑之固結而蔓殖者芟刈而剔除之日勤旬勞越歲乃成  
于斯時也湖天一碧廓如鏡如照于中亭御風泠然鳥鳴  
于山魚僮于湖老耆來觀相與嬉遊于皞蕩之天其間

宸遊之宮

天章之亭闕者補圯者修巍然煥然水光雲影高下掩映五年冬  
奉

命改爲佛寺供

聖

祖仁

皇帝神御凡昔日遊豫之地俾臣民咸得瞻仰焉又城中

坊衢鱗接聚千族通百貨資憑于河湖水既涸河可欠及

于是跡其源流通其經歷逕者滄者止者使之轉注以循

脉絡非特利舟楫亦可消場災其所利者溥哉是舉也合

前所直費尙餘五千兩乃置田畝俾官計其出入揭爲歲

修長利副使可謂詳于治事矣余出撫浙親承

聖訓

率事惟勤納人于忠如副使之殫心竭力忠以奉公勤以

利民是謂稱職其人可書厚積蓄以爲灌溉長使水旱有

備其事可書蘇白以降作者幾人猶多廢格今則發自

宸衷

由京畿及海甸百廢具舉時又宜書以是三者因副使之

請乃特書

天子

命且志其歲月使史家有如遷固之

七年總督李衛開濬

書河渠志溝洫者或有取于是文

金沙港動支歲修銀三百三十六兩并添築滾壩一座設

立壩夫二名歲給工食使不時挑濬毋使沙礫瀉入湖內

九年于金沙港築隄六十三丈建玉帶橋一座接于蘇隄



以通車馬往來之便

浙江通志

乾隆二十二年春恭逢

聖駕重幸浙江巡撫楊廷璋面奉

上諭設法清理西湖佔墾旋即會同總督喀爾吉善將湖址逐段丈勘籌酌清理情形恭摺奏請欽奉

硃批俞允隨飭委道府督率佐雜各員分頭展復除久墾成田無碍水源者欽遵

諭旨免其清出外其有碍之地蕩淤灘盡行清出開挖歸湖一里有餘現在丈實湖面計有二十一里二分立石于湖四岸永禁侵佔仍造冊繪圖存案所有免其清出之田畝地

蕩酌定租額以充歲修之用

檔案 楊廷璋清理西湖完竣奏乾隆二十二年春恭奉

上諭

命臣等清理西湖佔墾隨委署鹽驛水利道事朱椿績又

委鹽驛水利道張惟寅率同杭州府知府張逢堯等先將

西湖通行查丈自雍正二年清理西湖丈定湖面周圍計

二十二里四分迄今三十餘年沿湖居民或築隄爲蕩或

培土成田逐漸佔墾並淤淺沙灘共二里有餘現丈湖面

祇存不及二十里之數此次清查自應以雍正二年丈定

之數爲準將陸續佔墾之處悉行刨挖歸湖以疏下游水

利乃仰蒙

聖主

軫念民生將已墾成熟者免其清出臣敢不欽遵查辦第

西湖之水攸關下游水利若將有碍水道之處一槩准其

存留恐日久漸淤寒必至不敷灌溉似應分別辦理因率同

司道并承辦各員親歷湖濱周遭相度將各處佔墾之所

勘明有無阻遏水源逐一插籤記認分別應去應留明白

揭示曉諭于秋杪收獲後令該道府督率佐雜各員分頭

展復計小有天園迤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廟後錦帶橋

內湖錢塘門迤南湧金門迤南清波門西首長橋等處共

清出有碍水道之地蕩淤灘約計一里有零逐一開挖歸

湖其已成田者概免刨挖內將小有天園門前園佔之水

蕩清出建築馬頭不特湖船直達無碍而水源亦疏暢流通又于柳浪聞鶯處將開挖圈蕩之土用以築堤一道計長一百餘丈直至湧金門馬頭以作界限其餘凹凸不齊之處各按形勢悉行裁直淤淺沙灘一律開濬深通現在丈實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零較前清出一里有餘其各處不碍水源之田畝地蕩尚有五百八十九畝有零應遵

旨免其清出卽照現在二十一里二分之湖面立石永禁侵佔東面于湧金馬頭之右西面于一天山脚下南面于長橋船埠北面于湖山春社之左共四處各立一碑將現今清出里數及侵佔官湖例應擬流條款刊刻碑上俾小民咸知畏法遵守仍造冊繪圖存案每年責令地方官查丈一次稍有侵越立即創廢徇隱卽行叅處所有免其清出之田畝地蕩雖蒙

聖恩

不予創廢但究係侵佔既免其治罪復仍歸管業自應酌量徵租以充西湖歲修之用臣與司道悉心酌量計其出息之厚薄定以租額之低昂每蕩一畝徵租銀五錢田一畝徵租銀四錢地一畝徵租銀三錢造具戶畝各清冊于二十三年起令地方官按數徵收解鹽驛道庫歸入西湖租息項下以備挑濬修理公用自此番清理後斷不容再

有園佔再沿湖雖已立石永禁但湖身寬濶恐小民惟利是圖或于各處隄岸仍有侵越擬令地方官于清出之隄岸上照蘇堤之式沿湖栽插花柳不特可杜小民侵損其根株盤結亦可堅固隄身且一二年後長發茂盛萬緣成陰更足增湖山景色所用之費卽于鹽道庫存西湖租息項下動支無需開銷正項錢糧現在湖面較前已大爲開展湖流暢達水道不淤下流田畝從此倍資灌溉之利白叟黃童咸歌

聖恩優渥樂利無涯矣所有清理西湖完竣緣由理合會摺恭奏 三十九年巡撫三寶大濬

西湖湖自雍正三年大濬屆此五十餘年葑草日生加以環湖諸山泥沙流入湖面漸復淤塞三寶籌酌工費有乾隆三十七年

恩免正餉各屬節存解費銀一萬一千餘兩于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恭摺

奏明提取開濬西湖之用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到

硃批隨飭行道府確估將各處窄港淤灘委員分段挑濬經始  
于三十九年十一月至四十年五月工竣實支用銀九千  
五百六十一兩零餘存銀兩酌爲定格每歲秋冬之際飭  
地方官將葑草撈取一次俾湖面無所淤積水道暢順仁

錢海三屬民田同資沾溉之利

檔案 吳嗣富重濬西湖碑仁人在位而民忘利害

非利至而趨之害至而防之也謹于未然則害不生循其  
已然則利自溥禹平水土而止曰行所無事非千古可久  
可大之道歟大中丞三公來撫兩浙如春之德煦煦熙熙  
一時吏治官方蒸陶于太和之化若者利若者害既無不  
運諸掌握矣西湖武林利藪也包絡全城灌漑數邑鄴侯  
白蘇諸公已擅美于前前制府李公及都轉使王公蓋侵  
疏滯捐貲集事都人士歌咏之歷五十餘年第泥沙易積  
葑草易生失今不治水利皆廢中丞公蒞任之明年躬親

相度與大吏定議入告

天子允其請于是選官僚慎工役細舉目張有條不紊俾署方伯臬憲徐公總其成前郡守今監司謹憲鳴公董其役選丞倅十餘員分治其工南起學士橋北至孤山之陰內外湖面暨各石閘以次浚修公治事稍暇親臨稽察并慰勞之以故積歲月而人忘其力至夫需工費若干去土草若干撈濬以歲計啓閉以官司久大之法倍悉于中丞自記所謂已然之效洵莫有過于此者爰爲頌曰

帝簡重臣行義存仁撫宣浙土久被陶甄不虞旣備羣吏宵巡有懷安枕無憂抱薪澄鑒利害憾補天人瞻彼西郭雲壓湖濤樹議興修玉鏡無塵農功水利錫福維新良苗翼翼細澍如雲歡聲動野食德飲醇無災無害治治化神永綏和樂大地皆春

### 西湖隄堰開壩

白沙隄 自斷橋起迤邐經孤山至西泠橋止徑三里餘  
唐時稱白沙隄宋時稱孤山路淳祐志云不知所從始聶

心湯縣志從俗稱白公隄不知白沙隄之名已見于白詩

則白公之前先有此隄矣

西湖志下同

白公隄 在錢塘門北由石函橋北至餘杭門築以蓄上湖之水漸次以達于下湖今石函橋外堤跡猶存

蘇公堤 東坡以所積葑草築爲長隄起南訖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爲六橋

咸淳志

後呂惠卿奏毀之乾道

築新隄自南山淨慈寺前直抵北山湖分爲兩游人大舟不能達于北山紹熙中造二高橋舟行往來始無碍

方輿勝覽

小新隄 淳祐二年趙安撫與憲築自北山第二橋至麴

院步路通靈竺袤凡二百五十丈廣皆二十五尺

咸淳志一

名趙公隄

浙江通志

楊公隄

知府楊孟瑛築俗稱裏六橋是也

西湖游覽志

金沙隄

在蘇隄西與趙公隄故址相近雍正九年總督

李衛築廣三丈餘長六十三丈

西湖志

石堰

在錢塘湧金二門之間後堰壞易之以板守者緣

以爲奸明宏治十二年巡按御史吳貫仍甃以石

錢塘縣志

石函三閘

唐李泌建有水閘洩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

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白樂天記云北有石函南

有笕決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是也

西湖游覽志

在錢塘

門外昭慶寺西一名聖塘閘一名澗水閘一名石函閘

浙江



通志

溜水閘 在湧金門北明成化十二年布政使甯梁按察

司副使楊瑄因舊九渠之一開建水門引湖水入城置鐵

窻櫺限內外建一閘時其啟閉雍正六年總督李衛重

修

西湖志  
下並同

金沙港閘 雍正七年總督李衛建

毛家埠閘 丁家山閘 俱雍正五年建

西閘 在赤山教場側

咸淳志

惠因澗合符箕泉經浴鵠灣

入湖舊有西閘久廢雍正五年重建曰赤山埠閘

西湖志

靈隱閘 宋紹興間有善堪輿之術者言靈隱火山也得

水可以禳災乃建石閘以蓄石門澗水宏治十三年山水

衝廢今重築

西湖游覽志

澄水閘 一作澄川閘在長橋始因錢湖門內諸山水分

流爲三道雨甚則泥滓侵濁西湖故于錢湖門之北城下

置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小渠引水直至澄水閘入湖

咸淳志

下同

南閘 亦分方家峪之水至長橋入湖

金沙港滾壩 金沙港澗泉深會驟雨急流砂行石走非

一閘所能堵禦雍正七年總督李衛旣建閘于上流復添

滾壩一座阻禦流沙設立壩夫二名專司挑濬

西湖志

運河

按宋史河渠志有浙西運河咸淳志作新開運河自周  
忱築塘後俗稱爲下塘河長亘八百餘里過郡五卽漢  
書地里志所謂武林水也今去漢千七百餘年其源委  
未盡遷變石函溜水等閘洩湖水貫給諸河餘波所溢  
猶悉滙於此焉河之屬杭者雖僅什一導源溯流必首  
及此

隋 大業六年冬十二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

餘里廣十餘丈

通鑑綱目

大業中發民開江南河後民因而修

之以爲轉輸之道今自杭州府城北歷石門縣又東北接

嘉興府城西又北接江南蘇州府吳縣界

大清一統志

宋 熙寧時朝廷興二浙水利議者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欲于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水患時論悉以爲是江陰賈書舉爲餘杭縣主簿檄令行視賈謂溝瀆之水不足充古三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已久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

寢

秦淮海集

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凡杭秀常

潤等州新舊等牐悉治之

宋史河渠志

淳熙八年浚行在至鎮江運河時都臨安尤以漕渠爲先

務也

讀史方輿紀要

十一年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

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洩上以爲然十四年七月不雨臣僚言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爲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

宋史河渠志

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

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牯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插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及本府守臣公同措置

開撩

宋史河渠志

淳祐七年夏大旱運河乾涸安撫趙與憲奏請開掘修築塘路一自北新橋至狗壘開濶三丈深四尺一自狗壘至

奉口開濶一丈自是往來浙右者皆稱便焉

咸淳志 趙與憲請開河

奏勘得臨安府客旅船隻經由下塘係有二路一自東遷至北新橋今已斷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橋間有積水去處亦皆斷續每米一船步擔費幾十餘千米價之增實由于此若不急行開浚事關利害今委官相視見得自奉口至梁渚僅有一線之脉止可載十餘石米舟自梁渚至北新橋則皆乾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

里計五千五百三十九丈五尺除已雇募鄉夫差委官屬分段開掘外又契勘塘岸一帶都保久失修築日漸墮坍擇路狹窄數千行在今就此河所掘之上幫築塘路庶幾水陸皆有利濟實一舉而兩得

元至正末張氏軍船往來蘇杭以舊河爲狹復自五林港口開浚至北新橋又直至江漲橋廣二十餘丈遂成大

河因名新開運河

成化舊志

明正統七年通判易輓條上運河利害謂此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波唐突無塘遮護每爲盜賊淵藪巡撫都御史周忱用其言便宜措置自北新橋起迤北而東至崇德縣界築塘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便于漕餉

嘉靖浙江通志 陳善論下塘河並東石塘用以障水輒便牽

挽途屬轉漕所關甚要今旋楚旋圯者蓋緣上之奸徒貪  
緣胥吏共爲乾沒用材匪善工亦苟完公府之費以十計  
而彼曾不及于二三興役之時苟非擇選廉幹任怨之吏  
董其成事徒恣貪猾何益哉鳳口之閘原廣一丈有八二  
槽向未聞有汎溢之患後緣主守無賴以致板易朽腐衝  
擊爲災遂起廢塞之議今閘門更而就狹又推擇土人之  
有物力者職司其啟閉當不失昔人  
置閘之初意奚必再紛紜不說哉

按沈守正運河議略專取深廣湧金水門之水轉輾遞  
注爲探本之論運河河身原足受水惟患支河之水無  
源不能滙注耳今開濬西湖水源旣暢故運河亦無復  
塞之患

國朝 康熙九年總督劉兆麒巡撫范承謨以運塘河路利濟  
攸關遂酌議興工計水閘共一千三百六十三丈每丈工



料八兩坍場石塘共四千二百九十五丈每丈工料四兩  
七錢無石塘路共一千二百二十五丈每丈工料五兩約  
需銀四萬兩是時督撫布按捐俸紳士義民樂輸委耆民  
施國賢董其事歷一載築成石塘四千三百八十三丈橋  
六百二十三洞雖以工費不繼未及竣工然往來利涉漕  
艘通行商民稱便焉

浙江通志下同

四十六年十一月福浙總督

梁鼐浙江巡撫王然會勘杭州府河渠水口應疏濬建閘

處繪圖具題奉

旨依議隨委溫處道高其佩開濬運道

雍正二年六月總督覺羅滿保巡撫黃叔琳具題浙江省

城至江南吳江縣接界一帶官塘運河

臣

等會同親勘間

有淺處其支港亦多壅塞急應疏濬以通運道見在飭行布政司會同糧儲道細加丈量節省確估其開濬事宜專委糧儲道督率各官實心料理經工部議奏奉

旨依議開濬

西湖志

七年總督李衛動給帑銀八百六十兩有奇委

知縣事王廷藩縣丞于平修築北新關外一帶塘岸

浙江通志

運河塘閘

運河大塘

運河昔未有塘正統七年巡撫侍郎周公始

築

嘉靖仁和县志

官河塘

接連運河大塘長三十六里

成化舊志

鳳口勞家唐涇三陡門關 俱在苕溪東界蓄洩下塘運

河

萬歷舊志

按西湖運河爲杭郡水利之最大者西湖之境雖隸錢塘而湖水所注不僅錢塘一縣至運河則兩縣所共尤難分晰今分載之于府城諸河之後庶考訂者得其大

綱云